

乐为父母分忧愁

岳德章

身为家中长子，自记事起，“责任”二字便如种子般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在物资匮乏、日子紧巴的年代，“瓜菜半年粮”是寻常人家生活常态，父母为撑起这个家日夜操劳。因此，我总想着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替他们分摊肩上的重担，减少心头的忧愁。

春风带着泥土芬芳，却吹不散粮食短缺的焦虑。不上学的日子，我挎上草筐，踩着晨露出发，到田埂边、荒坡上寻觅那些能果腹的野菜。野蒜苗带着辛辣的清香，一丛丛扎根在泥土里；地枣子分散在枯草乱石间，需要仔细寻找才能发现，它的味道有点麻，一般人不肯吃它，但是到了母亲的手里，洗净剁碎，反复浸泡后加上佐料、和进面糊，焗出的杂粮饼也非常可口。野荠菜、婆婆丁、苦苦菜、灰灰菜、马齿苋，这些如今被视为健康食材的野菜，在当时却是摆脱春荒的救命粮。

我在田野间穿梭，眼睛像雷达般搜寻着，草筐渐渐装满，沉甸甸的野菜，是能让家人少饿一点的安心。待到洋槐花开，一串串洁白的槐花挂满枝头，香气弥漫。我爬上树干，小心翼翼地折下花枝，将槐花捋进筐中。母亲把这些槐花洗净，拌上少量面粉蒸成槐花饼，那带着清甜的味道，是记忆中春天里最珍贵的美味。

夏日炎炎，也挡不住我的脚步，割草是我每日的必修课。天刚蒙蒙亮，我拿着镰刀、背着草筐，来到田间地头。露水打湿裤腿，不免泛起凉意，不大会儿汗水又顺着脸颊滑落。割满一筐草，背回家喂猪、喂羊，看它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心里便多了几分踏实——它们长得壮实，年底就能多换些粮食，或是卖些钱补贴家用。

午后冒着暑气，再约上小伙伴去河里摸鱼捞虾。浑浊的河水里，小鱼小虾慌乱地穿梭，我们手疾眼快，惊叫声、欢笑声，不绝于耳。逮到的鱼、捞上的虾、摸出的蜗牛都是“战利品”，带回家交给母亲，鱼虾可以做成鲜美的汤，给劳累的父母补充营养；蜗牛配合辣椒爆炒，是一道下饭的佳肴。另外，捡麦穗也是麦忙假里常做的事。社员们收麦子时，田间常会遗漏些麦穗，我拿着面口袋，在麦茬地弯腰一株株捡拾，哪怕只有寥寥半口袋，积攒起来全家人也能多吃一顿白面馍。

秋日的田野里一派丰收景象。我或者跟着父母穿梭在田间，帮点小忙；或者在地头摘野果、晒干草、拾枯叶。山里的野枣树上的果子一串串，红彤彤、亮晶晶，我躲避着圪针凑过去，把成熟的果实摘下来带回家，果肉解馋，果仁晒干卖给收购站。收割后的田野

里，残留的秸秆和野草是牛羊过冬的草料，也是烧锅的柴火。我将它们割倒、晒干，打成捆运回家，堆在墙角备用。枯叶被我带回家堆在厨房，冬日里生火，能让灶下的火苗更旺。

花生、白芋长在地下，收获时容易遗留，因此捞花生、捞白芋也是我秋日重要的活儿。手持抓钩，我走进收过的花生地，一下一下地刨起，那“埋伏”着的花生就成为我的俘虏；在白芋地，要用撅头认真地翻，根伸展到哪里，白芋就会长到哪里，捞白芋必须学会追飞根，从垄上撵到垄下，再深挖才有希望找到，但有时追到头，根茎越来越细就落空了，只有越来越粗才长白芋。

霜降过后，在田蔬菜就该收了。大白菜、萝卜、腊菜都怕冻，必须收存。这时候，我又闲不住了，把人家丢弃的白菜帮、白菜根、萝卜缨、小个头的腊菜疙瘩捡回家，这些不起眼的东西，经过母亲清洗、晾晒、腌制，便能变成可口的咸菜，在冬日蔬菜匮乏时，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佐餐食物。

冬日寒风凛冽，吓不跑劳作的热情。拾粪是我冬日里的工作，背着粪筐，拿着粪叉子，穿梭在村头巷尾、田间小道，看到牲畜的粪便，立刻上前铲起，装进粪筐。粪便虽脏，却能滋养土地，来年庄稼才能长得好，懂得了得

失，也不觉得难闻了。垫猪圈、搞积肥都是冬日的活儿，将收集来的枯叶、秸秆和泥土铺进猪圈，让猪过冬时暖和，发酵后，又能变成优质的农家肥。

有时，我会跟着村里的大人一起去拉河泥。路面泥泞难行，拉着装满河泥的车，一步步往前挪动，汗水浸湿了棉衣，稍一停留，就冻得瑟瑟发抖，想到把河泥拉回家可以种菜、交给生产队当肥料，都是收获，便咬牙坚持。这些劳作改善了家里田地的土质，还能挣到工分，多挣一分工分，家人就能多分到一些粮食，日子就能好过一点。

那些年，自己年龄虽小，却因能为父母分忧而感到充实有意义。我所做的，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看到父母露出欣慰的笑容，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在田野间奔波的身影、沾满泥土的双手、那汗水浸湿的衣衫，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如今，早已告别了“瓜菜半年粮”的困境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替父母分忧的岁月如同陈年老酒，越品越香。它让我懂得了父母的艰辛，家人的相互扶持、彼此照顾，是世间最温暖的力量。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累，都化作了成长路上的养分，激励着我不断前行。而那份对父母的孝心与关爱，也成为家风，让儿女们学会了感恩与担当。

一篮野菜，一春乡愁

高长见

中午回到家，一股淡淡的青香扑鼻而来。爱人和女儿正在厨房里忙碌，听见我回来，女儿连忙喊道：“爸，猜猜我们在做啥好吃的？”我拉开厨房门，原来母女俩正在包水饺。

“是荠菜水饺，俺表姨送来的荠菜。”女儿兴奋地说。爱人正擀着面皮，锅排上摆着女儿包的歪歪扭扭的饺子。我赶忙打火烧水，看着白嫩嫩的水饺在锅里翻腾，荠菜特有的清香飘满了屋子。一瞬间，我回忆起了小时候挖野菜的情景。

一场适时的春雨过后，藏在泥土里的春意，在田地里、小河边催生出一簇簇嫩绿的荠菜。它们水灵灵的，贴着地面长，几片锯齿状的叶子围在一起，在根部形成一个窝状，散发着清鲜的野香。这时候，就到了挖荠菜的时节。我们小心翼翼将它连根挖起，清香里带着泥土的气息，那是春天最真实的味道。

“主人闻语未开门，绕篱野菜飞黄蝶。”田野里不光有荠菜，各种野菜绿意盈盈，簇簇丛生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面条菜藏在麦垄间，叶子窄窄的、软软的，铺地上真像绿色的面条；蒲公英顶着花苞，叶片嫩绿嫩绿的，掐一下就渗出汁水；野水芹簇拥着长在河道边，鲜嫩得很，隔着水就能闻到一股清野之气，味道十分鲜美。

回到家，母亲把野菜择干净，拿到井台上淘洗，冰凉的井水把母亲的手冻得通红。母亲把洗好的荠菜加点

面粉拌匀，上锅蒸熟，配上蒜汁，吃起来清香软糯。做面条时用面条菜代替腌好的酸黄菜，面条就有了不一样的味道，格外清爽可口。蒲公英直接凉拌，苦中带香，还能清热解毒。

偶尔，母亲会包顿杂面荠菜水饺，用面条菜做一顿菜干饭，或是把蒲公英切碎，拌上面糊，做成煎饼。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，一篮野菜，一顿鲜饭，便是整个春天最圆满的欢喜。

清明前后，正是上山采野菜的好时节。拳菜长在山阴处，刚冒出来时像个攥紧的小拳头，毛茸茸的；山野蒜的样子有点像韭菜，也是家蒜的缩小版，喜欢在潮湿肥沃的地方生长，一丛丛的，鲜嫩喜人。木兰芽、山荆芽、臭娘叶……山上可吃的种类很多。每次从山上采回来，母亲都要趁新鲜，把它们洗干净用开水焯，再用竹筐盛好在河里浸泡一天，摊到席子上晒干，用袋子装好存起来。嫩绿的叶子经过水焯晾晒，变得蜷缩发黑，味道却融入了阳光和风露的精华，无比鲜美。熬玉米粥时，抓一把用水泡开，放进锅里，玉米糝在铁锅里翻滚，山野菜的鲜香全融进了糝汤里。

春天的野菜，藏着岁月的温柔，裹着故乡的思念，连着童年的记忆。一碗野菜香，便是春天最好的模样。三月，春风正暖。不妨寻一个晴天，到田野间走走，挖一把鲜嫩的野菜，尝一尝这清清淡淡、却又让人念念不忘的春之味。

满城春色，半日故人

陈竞

出门前我还踌躇着。那条浅绿色襦裙，买回来挂了两个春天，总觉得太鲜亮，穿出去怕人笑话。可今早春风扑面，我忽然想起，这样的天不穿它，恐怕会辜负这一场春色。于是我换上襦裙，盘了个简单的双丫髻。对着镜子照了照，那镜中人竟也添了几分古意，像是去赴一个千年前的约。

一进公园，只觉得春色已是满得装不下了。桃花挤挤挨挨地压在枝头，柳条抽出新绿，风一来便拂过水面。我在一棵绽放的杏树下站好，支起自拍杆向后退，想寻个更好的角度，没想到后背撞上了什么。

耳边一声轻呼，我慌忙回头，却见一个女孩踉跄了一下，手里的团扇险些掉地上。她也是一袭古装，藕粉的长裙，外面罩着件月白的纱衫，像是画里走下来的人。我们俩都愣了一下，随即不约而同地笑了。我们为自己撞到对方互相道歉，眼光不由自主地打量彼此。在公园里穿汉服的不多，我们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

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聊了起来。原来她带了相机，想拍些穿着汉服赏春的照片，却又苦于无人帮她拍全景。我虽有自拍杆，却也只能拍些中规中矩的。这下好了，我们互为对方的摄影师，倒成了最理想的搭配。

于是便有了许多的快乐。我为她寻了一处假山拍照，那里有丛迎春花，金灿灿的，衬着她的藕粉衣衫更是清雅。她又领我到一座小亭子里，

让我凭栏远眺。她便替我拍了一张，说这构图像是古人的仕女图。我们拍一阵，笑一阵，引得游人也纷纷侧目，投来善意而好奇的目光。

后来，我们没有再聊天，索性收起相机，只在花下慢慢地走，静静地看那花雨，心里被无边的春色填得满满的。不知不觉间，日头已西斜，我们该回家了。我们都没有问对方名字，家住哪里，做什么工作。这似乎是不必问的，问了反而落了俗套，仿佛要将这一场梦，硬生生地拉回现实里去。

分别前，她笑着对我说，如果有缘明年再见。我们各自向公园的两头走去，走了几步，我忍不住回头，她也正转过头来，我们远远地挥了挥手。然后，她的身影便渐渐地融进了那一片暮色里，再也分不清了。

我一个人慢慢往回走，心里没有离别的悲伤，反倒觉得异常的宁静。有的人，真的只要这样匆匆地见过一面就好了。我们没有过去，也没有将来，只有那一个完完整整的春天的下午。她于我，就像这整个春天的一个符号，短暂，却又真切地来过。

回到家里，脱下那身襦裙，小心地挂好。那衣襟的花香，却好像已经留在了深处，散不去了。我想，明年春天，那棵杏花树下，或许我们真的还会再见的吧，又或许不会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春天还会来，只要那花开时，我们都还记得那个下午，便已是最好。